

瓶盆風華

明清花器特展

花器包含「盆景」與「插花」兩類器皿，中國傳統的花器材質眾多，銅、瓷、玉、石、玻璃、漆、木竹等，不一而足。形制則有瓶、盆、缸、碗、盤、桶、籃及掛瓶等，豐富多樣。本展覽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瓷質花器為重點，展覽分「盆景器」及「插花器」兩單元，藉以呈現明清時期花器發展的特色。



陳玉秀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豐富，其中瓷、銅、玉、琺瑯等器皿，質量俱精。筆者在典藏整理文物的過程中，常思考經手文物的各別用途。基於多年來蒔花、插花的興趣，也引發深入了解院藏花器收藏情況，並興念籌辦此項特展。院藏花器實分為種植花草的盆景器及將花卉折枝插入的插花器

皿兩大類。也包含以絲綢、珠寶等異材質製成的假花，將花插入的器皿。

本文將分為「盆景器」、「插花器」及「展覽規畫」三個單元，重點式的介紹展覽內容及參觀方式。

盆景器

「盆景」，將植物連根栽植在花

器裡，是一種有生命的活藝術；花盆被寓意為大地，依觀想來型塑各類植被，亦可添加湖石、人偶、蟲鳥等配飾，營造具體而微的庭園大地景觀，可觀、可想、可神遊，饒富意味。盆景器皿厚而重，多呈現廣口、寬底、方、圓或多角的造形，有盆與托成套者，也有各類動物造形的盆景器皿。



清晚期 瓷胎粉彩藤蘿月季花鳥紋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傳 宋人十八學士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州製藥廠及鈞臺兩考古遺址的發現，學界認為鈞窯花器應該是明代十五世紀才燒製。更有學者透過兩遺址出土文物的比對及窯內伴隨出土瓷器的排比，提出前者為明代宣德，後者為成化年間燒造的說法。且有前者作工較粗，後者較細的比對。筆者觀察院藏八十餘件鈞窯花器（圖一、二），確實也可分為製藥廠及鈞臺兩遺址的類型。例如同樣是盆托，前者器型線條硬挺，為模製，與製藥廠遺址的出土類似；後者線條流暢，器內凸棱是從外壁葵瓣擠壓型所致，為手塑修坯的器皿，是鈞臺遺址出土的類型。



圖四 明 15世紀前半 鈞窯 天藍丁香紫鼓釘式盆與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然筆者對於燒製年代為明宣德及成化時期的二分法，不免執疑。例如製藥廠窯址內，尚有孔雀藍釉高足碗伴隨同出，器形與大英博物館（Museum number PDF-84）（註一）收藏的一件鈞窯高足碗極為類似，皆為明宣德時

期的器型。釉色勻亮，流淌自然，屬細緻形鈞臺類型。換言之，同為宣德類型的高足碗，也有粗、細兩類。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是粗或細緻的鈞窯花盆，應皆為同一時期所燒製，為十五世紀明宣德時期左右的作品。

院藏明代的瓷器盆景，以青花、五彩、單色釉者居多。而紅紫駁雜流彩的鈞窯花盆，也常見於明代繪畫中，盆與盆托成套出現，種植石菖蒲並飾以奇石，所以有「蒲石盆」之稱。鈞窯盆也常有清宮庭閣名稱，成為該

宮闈的養花器。清初景德鎮御窯所製青花、五彩盆景器，釉彩精良，彩繪花鳥、山水，均精妙如畫。慈禧太后喜愛的花器，具有「大雅齋」及「體合殿製」款，常繪製田園蔬果紋飾，別具特色。晚清民窯花器大量入宮，

八十餘件，也是本展明代盆景器呈現的主要部分。

鈞窯花盆—種菖蒲

過去學界對於鈞窯花盆的年代，多承襲明晚期的說法，將其歸入所謂五大名窯之列。近年來，透過河南禹



圖一 明 15世紀前半 鈞窯 葡萄紫蓮花式盆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明 15世紀前半 鈞窯 玫瑰紅葵瓣式盆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吉祥喜慶紋飾之外，人物、花鳥紋飾與當時風行的各畫派風格相呼應。

歷代多有歌詠花卉的文字，卻少涉獵種花或插花的器皿。關於花器的專論則要到晚明才興起，其中明萬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初刊的《遵生八牋》一書，作者高濂顯然也是個花藝家。其中〈高子盆景〉一節，敘述當時盆景，植栽網縛的姿態，也列舉定、官、哥、均、龍泉及景德鎮等窯，皆是承載植栽的器皿。書中也感嘆「盆古為難」，並舉時下青花、白瓷、青瓷及各類動物型的像生器，俱可種樹。高濂《遵生八牋》上卷評〈論諸品窯器〉時寫道：「鈞州窯：惟種蒲盆底佳甚」，其中在〈蒲石盆〉一條中特別論及河南禹州鈞窯花盆為種植石菖蒲的重要器皿。本院明代花器的收藏以鈞窯最為精美，共



圖八 清光緒 「體和殿製」款 瓷胎粉彩墨菊長方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光緒 「大雅齋」款 瓷胎粉彩圓圈圍長方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今日曝：種之昆石：根葉蟠結，密若羅織，石竟不露，又無蔓延，真國初之物也。」畫中之石菖蒲盆置於長方形綠釉分格盆內。右側的木本植栽，樹臂伸到石菖蒲的頂端，形成天然蔽障，或非偶然。

至於為何要種石菖蒲？據時人的說法，石菖蒲具有明目的效果。蒲根在悉心的照顧下，可長達九節，是文人志節的表徵，適合種在書齋的室內外。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二百二十九，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記載，道士周顛人

觀察目前傳世鈞窯花器收藏的情況，以本院清宮舊藏最多。其次美國哈佛大學附屬藝術博物館（Fogg Art Museum）有六十餘件、北京故宮四十來件。根據R. Murry的研究，哈佛大學附屬博物館的鈞窯花器收藏來自一九四二年Ernest B.及Helen Pratt Dane的捐贈。（註二）大英博物館已知約有三十來件，源自Sir Eunoropoulos及Percival David的收藏。（註三）倫

敦的The Victoria & Albert Museum也有十來件收藏，也是透過上述兩位爵士的捐贈而來。亦即整批總數二百餘件的傳世鈞窯花器，雖然散佈在不同國家的博物館，大多為清宮舊藏，部份購自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的北京。在尚不見墓葬出土的情況下，若非巧合，應可推測明代鈞窯花器應該是為明皇室燒造的一批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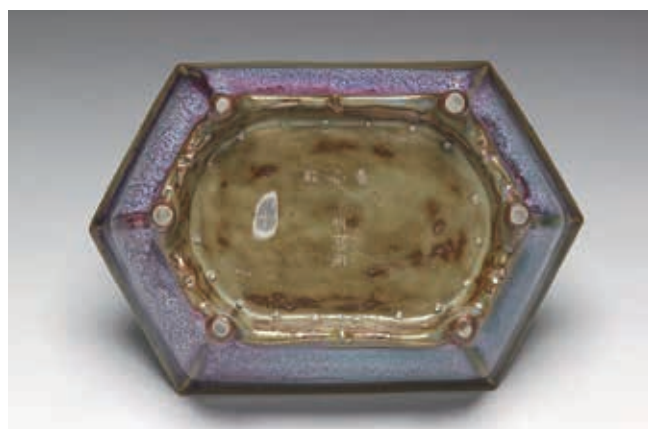
如高濂的描述，明代鈞窯花盆適合種植石菖蒲。這種說法可以從許多明代的繪畫中得觀其實，例如，院藏明（傳）宋人十八學士圖（圖三）中，孔雀綠釉的仰鐘式鈞窯盆內種植石菖蒲，盆下置一紅釉鼓釘盆托。（圖四）石菖蒲根莖成束盤於石上，葉成傘狀。據明人的說法，植物性喜磐石，故有石菖蒲之稱。高濂《遵生八牋》卷七（起居安樂牋）一章中，對種植石菖蒲的看法：「不



圖五 清雍正 仿鈞窯茶葉末蓮花式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明 15世紀前半 鈞窯 天青葡萄紫六方盆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明 15世紀前半 鈞窯 天青葡萄紫六方盆托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清晚期 瓷胎粉彩藤蘿月季花鳥紋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清晚期 瓷胎五彩「壽」字紋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屢送石菖蒲為太祖治病一事。是否也因此，明皇室特別燒製鈎窰花盆種植石菖蒲？雖然，此說尚有待更明確的資料來證明，但以鈎窰花盆種石菖蒲一事，明代畫中的例證實為不少。

滿清接受明皇室之後，幾乎全盤接收紫禁城內的所有，並延續使用明代的鈎窰花盆，且無論在器型或釉色上多有仿燒。(圖五) 例如傳世鈎窰花盆的底部常見後刻的楷書宮殿名款(圖六、七)，據清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造辦處《活計清檔》記載：「太監：交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：于本月二十六日，：將均釉盆連一件盆底貼得地名字樣持進，交太監胡世杰呈覽。奉旨：將大地名准刻橫的，小地名准刻豎的，欽此。」現存帶有後刻款宮殿名的鈎窰花器，所知近二十件，宮殿名稱集中在紫禁城內的養心殿、建福宮、重華宮及御花園南海的瀛台。這批宮殿分別為清高宗乾隆皇帝年少至晚年，讀書、居住、遊憩的個人御所。由此可探知，乾隆皇帝對明代鈎窰花器的特殊喜愛。而此時期的鈎窰花器，也用來種蘭蕙或水仙。

體和大雅—慈禧太后的花器

清晚期的盆景器，以慈禧太后下令燒製的「大雅齋」及「體和殿製」款的花盆最為精細。

慈禧太后時期的瓷器，因器皿上書有「大雅齋」、「天地一家春」及「永慶長春」三款而得名。清同治十二年(一八七四)，慈禧太后原議重建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，並預計於四十大壽同年竣工。原議在七

月因財政等因素，告中輟，而「大雅齋」款瓷器的燒造卻是本案唯一兌現的計畫。據《同治十三年傳九江活計底單》記錄，大雅齋瓷器共有三十三種樣稿。太后在同年三月特別傳旨景德鎮，燒造上鈐有「天地一家春」與「大雅齋」款的瓷器。並於光緒二年(一八七七)前後，解運入京。

「大雅齋」為太后作畫的書房，「天地一家春」一款取自圓明園內，

后妃隨駕，駐蹕諸院落的總稱。蘭貴人葉赫那拉氏(慈禧太后)即在此受到咸豐皇帝的榮寵。「長春宮」為同治元年(一八六二)起，慈禧太后的居所及聽政的宮閣。「永慶長春」四字則是一幅掛於宮內的匾額。上述所有文字無不註記太后御用的宮殿名，說明為太后御用瓷。大雅齋瓷器多以折枝花卉(圖八)、喜鵲、翎毛草蟲等日常生活可觸及的題材為主，捨棄



圖十 左：清光緒「體和殿製」款 青花萱草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右：清光緒「體和殿製」款 瓷胎粉彩萱草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四 明 百子昌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清代宮廷藝術一貫的文人山水品味。除了與慈禧太后個人繪畫的主題喜好息息相關之外，其品味中注入了更多女性觀點，這一點和當時的文人品味大異其趣，間接表現慈禧的藝術品味。（註六）

「體和殿製」楷書款的花器，因款得名。為慶祝太后五十大壽，移居儲秀宮計劃案下的陳設花器。體和殿是儲秀宮內的穿堂，為太后進膳、品茗、日間休憩的空間。據清宮《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》記錄，「體和殿製」款瓷器的樣稿由畫院繪於清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十二月，隔年（一八八六）的二月始完成，共四十二款。同月太后下懿旨交景德鎮九江關燒造，並於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如數海運入宮。太后的生日為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說明這批瓷器則是為慶祝太后五十歲大壽而燒製，為專用御瓷。也因此，瓷器上常見以「壽」字、壽桃等題材的吉祥紋飾。

體和、大雅兩類盆景器，皆以線條簡潔的筒型、方型及花口的花器為主。胎釉皆厚，色彩粉嫩，是慈禧太后獨到的品味。於紋飾的設計上，兩

者則有差異，例如，「大雅齋」款長方粉彩園圃圖盆（圖九），在高溫燒成的白瓷上罩玻璃白，描繪折枝花鳥、草蟲等園圃風情。每一面紋飾皆相連，若攤開整件器皿四面，紋飾則呈現一幅連續的園景。相對的，「體和殿製」款的花器（圖十），以區塊分布的花草紋為主，每一面的紋飾皆為一則小品，彼此間或無直接的圖案關係，皆可獨立呈現。歷來學界多有討論紋飾樣稿的議題，常由瓷器與慈禧太后個人品好的方向來觀察。（同註六）筆者檢視體和大雅兩類瓷器的



圖十三 戰國中期 三角雲紋銅壺 附金屬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新石器晚期 玉鐲 附金屬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八 清康熙 天藍釉尊 附金屬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商晚期 獸面紋銅尊 附金屬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多管花插
據宋人陶穀《清異錄·器具門·占景盤》記載：「郭江州有巧思，多創物，見已占景盤，通為之，花唇平底，深四寸許，地上出細筒殆數十。每用時，滿添清水，擇繁花插筒中，可留數日不衰。」顧名思意「占景盤」是盤花的插花器皿，且設有管狀的固定器，院藏一件清十七世紀（白

瓷七管花插）（圖十五）與其描述極為類似。多管花插為宋代以來常見的「瓶花」，學界對於多管瓶的用途多有揣測，有認為是陪葬用的穀倉罐或插花用器，這方面尚待更明確的證據。（註七）然清代以來，多管瓶作為花瓶則有明確記錄。如清雍正三年十月十五日《內務府活計檔案》〈木作〉中陳述：「總管：交：官窯雙管小瓶

一件：作木箱盛裝賞西洋國教王。」又據四年五月十六日，內務府造辦處《瑠瑯作》：「於七月二十一日作得五管花插一件：八月十四日做得六管花插。」在此清楚交代多管瓶作為插花之用，且曾作為中西交流的贈禮。瓷器是清朝與歐洲交流的重要媒介，當時仿製清朝瓷器類型、紋飾，將所認知的清國景象融合在本土

紋飾，卻不難發現太后用瓷與清道光年間燒瓷，無論器型、花色，多有直接承接的關係。（圖十一）清道光以來，粉彩瓷器紋樣除了承襲清乾隆、嘉慶時期的傳統，各類草蟲園圃花卉也成為創新的題材。慈禧太后選擇承繼道光時期園圃紋樣，並運用在兩類

器經常搭配多孔的金屬內膽，或製成多管形制。明清時期插花器皿以瓶為主，所以插花作品，統稱為「瓶花」。插花器皿常見附有金屬內膽。當春冬時節水易結凍，以內膽隔離水與瓶，可防止瓶器崩裂。內膽蓋面鏤空，間隙

據觀察，明清插花以當時燒製的各類單色釉器皿為主，多彩為次。盛行以銅、瓷、玉等古器皿，營造以古董插花的風雅，為文人雅士擇器的重點之一。（圖十三、十四）插花除了選擇花材，如何讓花卉固定在花器內，是必須思考的步驟。



圖十五 清 17世紀 白瓷七管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瓷器的燒造上。除了太后用瓷，院藏尚有一批不帶名款的清晚期盆景器。以大型筒狀器型為多，紋飾豐富。例如〈黃地五彩壽字紋大花盆〉（圖十二），於慈禧七十大壽時種上桃花，有「壽桃」的祝禱之意。祥意花卉與吉祥紋樣盆景的組合，是明代以來種植花卉選擇器皿的概念之一，與當時祥瑞的繪畫題材多有相互的影響。

插花器

「插花」，將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裡，欣賞花木姿態之美。花材與花器的運用，取決於陳設空間之大小與功能。如陳設於大廳的「堂花」，須大型花器展現富麗花材；擺置書齋的「齋花」，需小巧而雅緻。插花時還需思考固定花枝的方式，所以院藏花器經常搭配多孔的金屬內膽，或製成多管形制。

用以固定花葉枝腳；清雍正年間造辦處《活計檔》所載，有膽蓋鏤圓形孔的「蓮蓬式內膽」；有連蝙蝠、連螭龍等紋飾的「冰冽式內膽」等。通過繪畫及帶有內膽的插花器皿，可觀察明、清兩代瓶花的形式及花器的選擇；而各種古代銅器、玉器用途的改變，仿古定、汝、官、哥窯及瑠瑯等花器的製作，可欣賞明清兩代皇室生活的風雅與創新。



圖十六 18世紀 織毯椅套 英國 Lincolnshire的Doddington Hall藏



圖二一 清 18世紀 金葉玉卉水仙盆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除了多管花器，大部分的插花器皿與酒瓶、藥罐或儲物瓶罐的樣貌類似，並無法明顯的辨認。如何分辨出院藏中那些曾經是作為花器或可作為花器，藉以了解當時插花擇瓶的概況？成為策展人必須先釐清的部分。觀察院藏的典藏方式，文物來臺後，本院對當時成組文物或帶有附件文物的典藏，依舊樣分庫存放時，多詳記原有配套或原來的儲存箱號。因此，文物與附件的關係有清晰脈絡可尋。院藏許多器皿帶有金屬內膽，根據明晚期花藝論著，如高濂《遵生八牋》的〈瓶花三說〉一節中提到：

多孔花插
 有待更多資料論證。

的手工藝品上，在歐洲各地形成一股潮流。當地多管瓶又稱〈鬱金香瓶〉或〈金字塔瓶〉，例如，法國 The Musée de la Chartreuse in Douai 藏有一件荷蘭Delft窯廠仿清康熙類型的五

彩蓋罐（註四），是十七後半至十八世紀前期的作品，圖繪想像的中國園林，苑牆前方的架子上置放四足多管瓶，內插高聳金字塔花型。又英國 Lincolnshire的Doddington Hall 藏有一

件十八世紀織毯椅套（圖十六）（註五），椅背上所織的圖樣就是以青花多層管瓶插牡丹，花型直立高聳，姿態特殊。這也說明了，早在康熙時期，歐洲人已知使用多管瓶插花。至於清代多管器祖型的來源，是宋代造型經過元明時期的潛伏期，至清雍正再予復古和改良創新？亦或清代皇室燒製多管瓶，是受歐洲人的啟發而來？則



圖二十 清 銅鍍金花觚 嵌白玉、綠松石及料片 五供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轉意，呈現如「玉堂富貴」、「事事如意」之類吉祥祈願的花藝，感受古人裝置藝術的手法。

本展陳列室在正館二樓的二〇三室，分為東、西兩側。策展人思考展覽動線時，原本考慮盆景的歷史先於插花，然盆景器多且厚重，所需的空間較多，因此採由西往東的動線規畫。又思考無論是種花或插花，器皿一向是花卉的客體。所以本展覽以器為主，至於如何讓整個陳列室依然帶有植物生命氛圍，則為陳列室展覽設計思考的重點。在與教育展覽處美工承辦林姿吟助理研究員、及執行製作設計團隊商討下，決定採用較現代的概念，呈現展示氛圍。以黃綠的秋色為主色調，並擷取花器中植物紋飾線描示意，隱約呈現。入口牆面的主視覺，則以剪影的手法；西側牆面以多媒體呈現動態花葉影像。整體試圖營造植物的生氣及動感，希冀觀者也能感受植物的存在及動態的生命力。

為輔助參觀者對展覽內容的瞭解，陳列櫃的背板上，並加輔助圖版，另外又製作了一段中英文各五分

「冬間插花，需用錫管，不惟不壞磁瓶，即銅瓶亦畏冰凍，瓶質厚者尚可，否則破裂。」說明帶有內膽的器皿作為花器的可能性。觀察院藏金屬內膽的樣式，有香具、火爐及花插等三大類。作為香具或火爐的內膽，多

為可掀蓋式的形制。花器內膽（圖十七、十八）的蓋與膽身多為不可分離的樣式。膽蓋鏤空，藉以插貯花枝，如雍正五年九月《內務府活計檔》記載：「乳密六角飛戟罇一件（隨黑漆座），奉旨着配銅燒內胆，不必做



圖二二 清乾隆 絳絲歲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蓮蓬式眼做冰冽紋式眼……」說明內膽鏤空的形制至少可分為「蓮蓬式」及「冰冽式」兩類。藉此，也判斷院藏器物是否供作花器之用。另一種判斷方式，則是根據傳世畫作中的形象。清宮舊藏明清畫作中，常描繪廳堂或書齋等空間插花的情境。畫中花器常與院藏的實物有相似之處，也是筆者檢視的方式。

因此，根據銅膽的安置，可以見到院藏古銅、古玉、古瓷皆用為宮廷中的花器。（圖十九）本次展出，另有金玉製成的假花（圖二十、二一），仍放置在器皿中，亦可看出清宮花藝的形貌。

總之，歷來花的賞玩，盆栽、瓶花各有長遠的歷史，裝飾著古人的生活。博物館的典藏雖已不見鮮活的花卉，卻仍能從各類花盆、花瓶的傳世，遙想繁花盛開的華麗景象。

陳列室規畫

盆景、插花除可單獨擺設，亦可多件同列，也可結合其他質材的裝飾物，透過花材、花器及裝飾物的諧音

鐘長度的影片，增補解釋。種花、插花的目的之一，是為了裝飾空間。歷朝每遇節慶常以花藝佈置室內外，應景的花卉盆景、瓶花、果盤及帶吉祥紋飾或造型的器皿常一併擺設，營造「石榴多子，蘋果平安」等諧音意象。設計團隊在東側隔牆上開一面窗，窗臺上陳設類似氛圍的展件。由於院藏鮮少像生插花的藏品，因此商請中華花藝學會的陳麗娜老師全力規畫。並請「蓮草文化藝術工作室」李

妃純老師以蓮草為本展覽製作梅花及茶花。由造景師廖世景先生上山尋訪古梅，並將蓮草花卉黏於枯枝上。陳老師根據院藏畫作《清乾隆絳絲歲朝圖》（圖二二）中的花藝圖像，規畫製作近似的花束，搭配展件中的花器，如象徵吉祥的石榴尊、果盤等，陳設一個明清時期，具吉祥如意涵的年份花藝景象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註釋

1. http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research/collection_online/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.aspx?objectId=3179994&partId=1&searchText=jun+ware&page=2
2. Mowry Robert D., From Mementos to Masterpieces: Shaping the Asian Collections, In: Harvard's Art Museums: 100 Years of Collecting, pp.49, 59.;Hobson R. L., 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ro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, London The Stourton Press MCMXXXIV.
3. Hobson R. L. The Gero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: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,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, Vol. Three, Ernest Benn, Ltd. Bouverie House, London.
4. Robert, Aronson. *Dutch Delftware: includ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. F.H. Fentener van Vlissingen and a rare group of I.W. Hoppeteyn marked objects.* Amsterdam: Aronson Antiquairs, 2008, p.28. Musée de la Chartreuse-Douai, inv. no. A. 1143.
5. M.S. Van Aken-Fehmers. *Delfts Aardewerk Geschiedenis van een Nationaal Product IV.* Zwolle: Waanders, 2007, p. 50. 感謝荷蘭國家博物館研究員王靜靈提供照片。
6. 彭盈真，〈大雅齋瓷器研究〉，2013，頁12-16。（未刊稿）。
7. 施靜菲，2005年265期，頁52-53。謝明良，〈清興錄中的陶瓷史料〉，收入《陶瓷手記》，臺北：石頭出版，2008，頁330-331。